

父爱如山

如烟往事

送行

姜南

相照应,花钱不能大省。待车子开动,父亲挥了挥手,慢慢转身骑车去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出岛,也是第一次坐轮渡,大家既兴奋又忐忑。下车,取行李,检船票,一阵忙乱后,我们上了船。船上拥挤不堪,多是过海上大学的新生,还有不少跟着送行的父母。嘈杂的人声中,混合着告别的啜泣。

上船许久,轮渡一直没有开动,我们几个便上了甲板凭栏四望。船还靠着岸,码头上站着很多送行的人。同学突然插嘴问我:那个不是你爸?果然还是父亲!他并不靠前,身子藏在人群中,只露出头来。太阳已高,他一手扶着自行车,一手搭着额头向船上张望,车头还挂着黑色公文包。

我发现我看了他,他很快停好车,向检票人员说了几句,然后一路小跑上来。天气燥热,又骑车赶了数公里,他满身是汗。见到我们,他从公文包里掏出几句话递过来,急急地解释:今天风大,怕你们几个女孩晕吐,含话梅会舒服点!

我一时语塞。其实我的背包里,昨晚就被他塞了一大包晕车药、晕船药、风油精……此语,汽笛轰鸣起,轮渡终于要开动了,父亲一边往外走,一边回头嘱咐:车头船尾,船尾不晕!

此后几年,我多次独自往返南北,父亲再也没有送过我。但每次出行,他总要早早起床做好早餐,路费也总是一加再加。而我舟车劳顿一路颠簸到学校后,父亲的信一定会尾随而至,信的开头也总是那一句:小妹,想必你已安全抵校……

如今,父亲已离去多年。偶尔看着他的照片,翻捡他在几年间给我写的厚厚的信,我多希望自己还是那个承欢于他膝下的小女儿——在父亲为我送行的5年后,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送行;那天,我止不住的泪水,落地成河。

“车头船尾”,待我的孩子长大远行,我大概也会说,记着,车头船尾。

狂奔。车老板见此大怒,马鞭朝我们挥来,一声巨响,吓得我们四散而逃。

在家乡的草甸子上,1950年代,有大片的柳条通。大雪过后,常有野兔出没。我和小伙伴们沿着野兔走过的脚印,把用铁丝做成的套子下到柳条墩旁,等待野兔上套。一个冬天,多有收获。

扣家雀是我的拿手好戏。大雪过后,把院子扫出一块空地,洒些杂粮,支上扣网,躲在屋里看着。只要家雀来叨食,一拽扣网,家雀便无处可逃。

人生总是和雪花相伴。1971年,18岁的我参加了工作,在一家生产火药的工厂当工人。每年冬天是生产旺季,工人三班倒,劳动强度大。在往粉碎机上料时,我们每个人一个小时都要扛近百袋硝酸铵,常常累得满身是汗,冬天穿不住棉袄。临时休息往车间接外小山一样的废纸堆上一躺,天上飘着雪花,身上冒着热气,雪花又变成热气,热气又凝固成了雪花。

半夜12点上夜班时,有班车前往工厂。一天晚上在家刚躺下,外面忽然风雪交加,我顿时兴奋起来,仿佛听到雪花在欢歌,仿佛看到了纷纷雪花自飘扬,雪满田野风满楼。飘柔玉絮满天飞,追星赶月一路长。听着,想着,不知道什么时候才睡着,一觉醒来已是凌晨两点了。光听雪花舞,不知肠已断。

我亲近雪花,雪花也有情。1978年1月8日,天空雪花飘舞,仿佛来报喜讯。这天还没亮,爱人让我赶紧找妇产科医生,说孩子可能要早产了。我迎着飘洒的雪花,骑自行车出发了。由于没有路灯,加之天冷路滑,一不小心,连人带车摔到路边沟里,浑身沾满了雪花。傍晚,女儿随着飘舞的雪花来到世间,这是雪花带给我的美丽天使,是为了爱而来的,也是我们父女的一场美丽邂逅。于是,我为女儿取了一个“雪”的名字,希望女儿人生如雪一样洁白,如雪一样恬淡。

人生不总是艳阳高照,也免不了风雪交加。2006年正月初一,天空中阴云密布,寒风呼啸,久病的父亲在哈尔滨医大重症监护室里去世了。父亲一生辛劳,岁月蹉跎苦处从来不讲。终于可以享幸福了,却又一病不起,让我满心忧伤。望着父亲安详的面容,我不禁悲上心头,泪如雨下。安葬的那天,天空中飘起了雪花,仿佛老天也来送行。两天后,正月初三这天,小外孙在绥化第一医院出生了,也安慰了老父亲的在天之灵。悲喜交加的我从医院出来,同飞扬的雪花撞了个满怀,流淌的泪水同雪花融合在一起,飞向了远方!

雪花飘无声,雪花落有痕。当漫天的雪花飞舞在天空的时候,一切都在过清,一切都在升华,变得纯洁而又美好。

小时候的记忆中,我对雪花情有独钟。我喜欢这些洁白羞怯的小精灵,喜欢那个纯净无污染的世界。一片片洁白的雪花,随风飘舞,摇曳多姿,像鹅毛,像柳絮。雪花晶莹剔透,如一颗颗小星星降落人间,又像一朵朵六瓣梅花打着旋儿纷纷落下。田野上铺满了雪,房屋上落满了雪,道路上铺满了雪,整个大地成了银装素裹。雪地中,我和小伙伴堆起了雪人,雪人就像老爷爷一样,那么安静慈祥。打雪仗就不一样了。一次由于“战事”激烈,没分清“目标”,雪团误击一辆路过的马车,几匹大马扬蹄

我越来越像父亲,浓眉仗剑于国字脸庞,满目佛性,个儿也不高,活脱脱临摹了父亲。后来深悟,我是替父亲活在这茫茫人世,难怪他时不时地化作梦之手,携我涉过无数条黑暗河流。

父亲读过私塾,勤学苦练,始终纵情于笔墨江湖,可谓风生水起。我年少时受教于父亲,得法一二,时至今日操持不懈,并传道授业解惑。

然而,我仿佛是个过滤器,滤去了父亲诸多才能,无以传承,不能不成为憾事。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文艺青年,吹拉弹唱似乎与生俱来。在乡戏伴奏中,父亲往往以一顶二,时而二胡,时而长笛,又时而唢呐,几种乐器放在身旁交替使用。对此,我偏偏毫无兴趣,甚或产生逆反。一次西洋鼓学习,父亲手掌扇疼在我身上,那是记忆中父亲唯一一次对我动粗。然而这一打,并未使我掌握要领,就此作罢。之后,父亲将我揽入怀中,表示歉意,还与母亲感慨很多事情强求不得。在那个非常父权时代,父亲已然导入教育新思潮。

我对自己的身高遗传颇有微词,经常半开玩笑埋怨因此丧失许多良机,譬如事业和婚姻。父亲也笑,并说既然主要责任不在你,就别过于计较,加之工作不光靠长相,爱人不只靠颜值获取。最后重复总结一句话:身高不足,本事弥补。其实,细数父亲踏实肯干,年年先进工作者,并非个头决定。再说,青葱母亲人见人爱,当初能将终生托付于父亲,决非父亲才貌过人,从某种意义上讲确属父亲“吹”来之结果。那唢呐声声,激昂在远近乡里,成为新年婚庆的最大吸引节目之一。看完新娘,便是瞧瞧乐队唢呐手,那是青年才俊父亲之专属时光,深得姑娘缘。后反观自己,所有工作,一身皮囊派不上用场;贤惠爱人也并未嫌弃我个子,反倒时常盯着我说有点帅气,浓缩皆为精华。于是,心便释然,安然。

年幼时我好斗,与兄姊之间,生怕父母偏爱他们,尽管家人都宠着我。父亲经常“以身说法”,让我明白何为吃亏是福。当年,祖父有房产两幢,膝下有三儿,难以均分。父亲排行最小,出于义举让出祖居主屋,而仅得另一小房间。而后,父亲领着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度日。父亲自立自强,母亲勤俭持家,终于另立门户,一幢大型砖木结构住宅赫然立于故乡土地上,在当地,一时成为美谈。乔迁当晚,性格温和的父亲敲着一支老烟斗,继而又换了崭新卷烟,在忽淡忽明火光中,搂着我狠狠地咬了一口,仿佛一下咬住了幸福。

当年我独自闯天涯,家人大多劝阻,极力反对,惟有父亲支持。往日父亲仅发出点拨性只言片语,此次他与我家谈话音量最多,详尽分析去

父亲一生平凡,忠厚老实,性格懦弱,却活了93岁。

父亲一生清贫,但清贫的生活难掩那一抹灿烂微笑。每天往复于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或摇耒播种,或荷锄下地,或扶犁耕田,或弯腰割麦,从没见过父亲愁眉苦脸,总是乐呵呵地幸福着。

从我记事起,父亲给我的印象是不善言谈,与人对话极为简略。家里无论来了多么尊贵的客人,先是对着客人凝聚几秒钟笑容,然后就是“这是才来?”“这些时忙甚?”几句公式一般的寒暄,以至于初次和父亲见面的客人,对父亲的评价是“酸”,这“酸”里包含了对外人不热情的意思。其实,只要和父亲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,父亲生就老实,性格内向,从不说过分热情的客套话。

我一直以为,父亲生性懦弱,没有主见。父亲在一生中没有硬朗朗地拍板做主一件事,家里的大小事情都是母亲说了算。尽管这样,父亲曾担任了好多年生产队长,至今我也不明白父亲凭什么当了村干部。不过,乡亲们都说父亲“小九九”好,也就是心算本领强。其实,父亲当生产队长,大多时候的工作是喊大伙出工,那“做营生走喽”的喊声在街巷上回荡好一阵子。锄地的时候,人们都不愿意在地埂边锄,因为地埂边的杂草旺盛。但父亲总是主动蹲在地埂边,满头大汗地拉锄、拔草,时不时还吹起悠扬的口哨,得意的神情让人不解。

在我眼里,父亲不仅是个无主见的人,也是个从不计较的人。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那会儿,承包地被相邻地人家犁耕套占,父亲却从不抱怨,也不去找人家理论,就在逼仄的地块里劳作,还常常流露出乐此不疲的神情。后来,母亲实在看不下去,出面找村干部用绳子丈量,讨

人生况味

梳眉

段方义

留得失,虽有牵念,但明确支持我的抉择,并说年轻人要跳远飞高,哪怕摔几跤,也要爬起来继续执着前行。由此,想到父亲曾经有次陪跑。我因脚疾,跑步跌倒出血,父亲则反向快跑,只大喊几声“加油”,满眼泪溢出疼惜却忍着不去搀扶。

印象中,父亲从未念佛诵经,但

他常表佛心,只不过有自我标准。父亲乐施善举,总有雪中送炭之意,少见锦上添花之味。父亲反复强调,行善只管去行,是否有福报、何时报、报给谁,都没关系。简短一句“没关系”,父亲常说,是口头禅,似人生密码,更似大海般辽阔深远,实属我等无法企及之高度。

相由心生,父亲慈眉善目,孩子们最爱,大人们赞赏。那双浓眉为父亲添了不少傲娇。父亲经常梳眉,还说“眉头紧蹙烦心事,舒展眉宇好运来”。我也偶尔帮父亲梳眉,渐次学会梳理过往,梳去纷乱,明白该放下就不要执念,一念放下,万般自在。

最后一次为父亲梳眉,是那次春节探亲临别时。不可逆转,父亲的寒冬将至,他病重卧床,风霜染满眉梢,目送亦显艰难。我顺势梳理,心倾铮铮男儿泪。再也抑制不住,吻在父亲眉上,这间隔了几十年之亲近,着实复杂深重,完全迥异于孩提时的单纯。此后我也学着父亲梳眉,拓展山河,笑对风云。



《欢迎爹爹归来》(油画) 弗雷德里克·摩根(英)作

心香一瓣

微笑

孟宪宏

回近一步宽的承包地。母亲唠叨:“一个大男人,你做好人,我成了脏水缸!”父亲听后,只是抛过去一串“嘿嘿嘿”,不反驳,不恼怒,如此沉着,让我哑然。

很长一段时间里,我庆幸有这么一个面带微笑的慈祥父亲,他从来没有打骂过我们兄弟姊妹。每每同学们说起被父亲揍骂的时候,我的心里就有一种得意的优越感。

我觉得,尽管父亲胆小,但心眼好,乐于助人,父亲应该算是个好。有一年冬天,生产队为了盖马厩,组织劳力到老虎山采石头。一天,大家在放过炮的坑道撬石头,上边滚下一块石头,父亲迅疾扑上去,把一位低头撬石头的村民推开,自己被砸伤了腿,住了20多天医院。这件事让村里的人们惊讶不已,不解一向“胆小”的父亲竟然做出如此英雄壮举。有一次,村里来了两位南方的耍猴卖艺人,表演完时近午,找不到吃饭的地方,父亲便领着他们到自家,热情招待,吃了一餐家乡的特色饭“焖山药拌炒面”。临走的时候,这两人硬要留下五块钱,被父亲摆手谢绝,尽管这五块钱对被清贫的家里来说有多重要。每当有讨饭的上门,父亲总要多给点夜面,或给两颗鸡

诗路花语

凉风吹

孙文波

凉风息息。早起的寒意进入身体。想象展开的一瞬,立马出现的是一条变细的血管,奔腾的是几个异神。能冲到头颅核心区?冲不到,什么样情况

成为现实?必要的改变,造一条宽阔通道,通向花团锦簇的秘境。怪诞问题出现,在其中漫步的都是什么东西?良好的或者毁坏的东西。不确定性,太多了。

让我觉得什么都能让人灰心丧气。我的确灰心丧气。并不为花团锦簇动心。必须加速离开。我觉得应该走在现实中,譬如走在这座城市繁华的街上,春照路,或骡马市。走在这些地方,少年的记忆

会被唤起,耀华餐厅的冷饮,菜园的回锅肉。我曾经与朋友一天喝了十几杯冰橙汁。完全是为了显示一个虚荣少年的摆酷心理。但是现在一切都不同了。千疮百孔的身体,已经不容许放纵,吃不敢吃,喝不敢喝。

只能空想一番。小心翼翼地对待每一天。就像现在,一大早起床,傻傻地坐在沙发上,盯着天花板发呆,体内却感到血流不畅。

唉呀。还好的是脑袋还没有完全坏掉,想象仍然能够启动。这一刻它使眼前出现一个卤莽少年,奔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。任何一个食品店,都让他流连忘返。幻想支配一切。仅仅是幻想还带来人世的美。

油菜花地

苗红军

栖息在油菜丛中一只蝴蝶成了另一片花瓣。从花丛中飞起的一只小蜜蜂仿佛被风吹走的一粒菜籽。

落在稻草人的头顶、肩上的几只麻雀,时不时地踮脚眺望。田埂上,跑过来一个小女孩后面紧跟着一朵小花狗。

不远处的河边,有间小屋仿佛在等某人,打开被锁住的日子。

低头微笑的季节

黄书平

夏天,收敛了张扬跋扈季节换了脸谱,事物都在张望中各藏心事成熟的稻穗,在低头微笑

干枯的茅草花,举着白旗在算计下一个旅程荷花,收起了水面上的繁华莲藕深藏水底,来一场藕断丝连的爱恋

池塘也一改往日的脸面静候翠鸟饥渴的碰撞我,站在时代的边沿,低头沉思看四季流转看潮起潮落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